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壹伯

王堂嘉話卷之八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于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余年將來國史何如尔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僕曰正閏之論愚雖不敏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爲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已北數千里改元神冊與朱梁同年即位元年丙戌在位十九年遼太宗嗣位丁卯在位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諱德光太改元天顯元年丙戌明宗十一年

諱德光太

改元天

顯

元年丙戌

明宗

十一年

河東

節度使

石敬瑭

唐爲清泰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
之遼太宗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
州獻于遼太宗歲貢帛二十萬正天福七年晉高祖
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
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
九年入汴以出帝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石晉遂滅
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
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爲帝及乎宋受周
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
之封域褊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
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正約爲兄弟仍以
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至天祚金朝太
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
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予故
不可不辨夫劉淵石勤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
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爲晉將劉裕所虜
斬于建康市返本還元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
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
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爲載記未審遼史復如
何亦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
期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
宋史爲載記其世數相懸各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
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處
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

朱梁篡逆甚於窮新石晉曰遼有國終爲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各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川白溝迤南悉臣大宋傳至靖康當爲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餘年當爲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爲南宋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如何今日復有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勢使而然至于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難

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愚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篇章不爲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擾無由再議隆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虽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復讎之迹固可兼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弒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使嗣位

是後雖廢為湘陰公是亦尋即皇帝位于晉陽終是
之世猶稱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與國四年
歸宋依今日所論是係劉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
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絕漢四主三十九年東漢
四主遠兼郭周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閏宋太祖不
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
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
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躰不圖
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閏天下公論
果如是乎况蔡城一事蓋

大朝征伐之功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
快斯頌之忽昧唇齒之理自謂愛已而惡佗延引強

兵深入遵行覆轍徽宗時海助姝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

讎之有也宋白靖康已來稱日姪走玉帛歲時朝貢

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果使宋廟有靈

必可其議也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

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

宋遣日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

權臣之首韓世胃使師且也繪其至于闕下信孺有古調一

篇子能草畧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

師姦臣豈足贖民命既往不咎來可追此詩書於上

源驛壁間詔件使入朝題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

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庶自責之心深重形

于歌詠者頗多每以偃兵為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

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
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
蕩我邊鄙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
何尔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于靖康間宋祚
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
能紹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今日校之此
語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畧非後世正閏之定論或
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
其族屈疏遠不能紀錄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
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即位奄有江南似與昭
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
日所論包為載記二論俱非至公坐客又云遼之有

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比僕拜
拜而言曰以此責之庸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
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
都也若以有道者為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畧信任不
疑朱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
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况乎泰和初朝廷先
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初脩遼史刑期榜狀元張檝預
焉後因南宋獻職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
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刑士大夫間不知
遼金之興本末各異者向使泰和間遼史蚤成天下
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
何其悉也問一得三寔出望外幸請言之僕因就毫

楮錄狂斐以俟憲事者刪之庶備他日史官之採摭
云尔燕山脩端謹記

鹿菴云古詩句多平字不能得健如杜詩古調一句
七字有至六字無平者律則當如樂律和應否則不
成音矣

紀行

張參議耀卿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
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所謂神峯者聳
拔若青蓋然自餘諸峯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
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
迤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劍戟而葱翠可挹已而由
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度瀘

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双塔堡新店驛入
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
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
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鷄鳴山之陽有
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沁桑乾
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
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
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拖胡嶺下有驛曰亭
落自是以此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
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擅車
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
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一廨舍乃國王

所建也亦有倉廩縣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成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穴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缺目力宮之東有民區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

四驛有長城類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濤陀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言駟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二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而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加翁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而流湍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

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浦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墩石墩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

余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墩然由是名焉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由驛道過石墩子至忽蘭赤斤山各以其形以經耳也東北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

王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脩時祀也其什噐皆用禾稊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旬方至一山嶮間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為常

粒米為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日
大晏所部於帳前自

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
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
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
于大牙帳洒白馬湏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
九凡致祭者身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
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
趨陽煖薪木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
明日留逐水草復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
大畧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
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無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

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

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
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為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
致天下之賢士也德輝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
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
太原張德輝謹誌

商司業錄到太常諸雜儀禮

文德殿宿齋儀注差官等

景靈宮行禮儀注差官等

太廟行禮儀注差官等

明堂大禮陞降玉輅儀注

明堂殿行禮儀注

明堂殿星圖

明堂大禮畢祭宸殿稱賀儀注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明堂升陪亭并禮饌差官等

明堂降御劄錄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禮修築路道圖

明堂大禮笏記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明堂大禮修路教車按輅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禮逐次趨那更點

明堂大禮差五使等官年代例

明堂大禮總差官

頭冠法服樣

玉輅圖 玉輅件段尺寸及太輶車

逍遙平輦圖 并尺寸等

太常樂圖 祭器圖

黃麾大仗圖

明堂大禮文武官合着服色等

御龍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鷄唱警場圖

明堂大禮樂章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為值雨降過生劄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禮祗應并鋪分人數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輦件段

明堂大禮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禮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琥錄

宣和國簿圖 祀圓丘圖 東封太山圖

監修國史例

忠齋劉承旨說宋朝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局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日右丞相完澤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右

丞相如故

竇儼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驛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竇儼論其事儼獻文其畧曰夫水沴所具儼有二理一曰數二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暎三曰生四曰成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之本也陰陽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偶必半盈虛有準謂之通正羨倍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各徵二者大期率有常數除之主始於淵猷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是時也陰布固陽澍雨天下百水既注漲其通川山岸不受餘則旁吞原隰科坎平槩則漂墊方割雖堯舜在上泉壅

佑政亦不能弭其沴也過此以還則係於時政如其
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
則苦雨數至潦水積厚然陰陽之數也貞元壬申之
水匪數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在位也啓導邪政
狎暱小人裴延齡專利為心陰潛引納陸贄有其位
弃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駿其德乃降常雨害于衆
盛百川沸騰壞民廬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
崇五禮禮不瀆政不紊則五日一霏微十日一霖霖
十五日一澍池謂之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象
畧刻無有差爽則神農之世其驗歟世宗嘉之國初
迂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是時祠祝樂章
宗廟謚号皆儼所定撰人服該博儼中澹寬簡子賢

樂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
十數年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
禮未及編纂會儼卒議者惜之

至元貞元年歲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錄抄并校勘
無差時開貞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父康公定奪些望狀元先生時為丞相學士

帝紀九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庶人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實錄

宣宗

哀宗

實錄

志書七

天文五行

地理邊境

禮樂如祀

刑法

食貨交鈔

百官選奉

兵衛世襲

列傳舊實錄三品已上入傳今擬人物英偉勳業可稱不限品級

忠義

隱逸高士附

儒行

文藝

列女

方技

逆臣忽沙虎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

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心不宜緩多半採訪切恐老人漸無費用不可惜當置曆令一人專掌以喚

元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下定今即編修書寫請

俸飲食紙劄費用若作定撰三五百定都了

採訪文字令言者旌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着心

編修且要二員直須選擇魏太初周幹臣云云

本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

編修人來房屋决少目今便合商議起蓋蓋下房

屋都在文廟已後也得用謂如仲謀兼編修徒單

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李仁卿學士兼同修胡紹

開年小也宜喚去比至定俸且與批支若家小來

更好都交文廟裏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預史事者

在於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仲謀宜知之書

寫典史雜使以後必須用謂文字未集且定編修

二人若踏逐書馮二名更佳雜使亦不可闕將來
院官不要人使喚
中統一年示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壹伯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先考文定公人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於製
作下筆便欲追古人騁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已
出以自得有用爲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
弱冠已嘗請教於紫陽遺山鹿庵神川諸名公愛其
不凡提誨指授所得爲多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
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
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
譽聞於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
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
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文字
間義理辨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各家推

尊之既捐館公孺編類遺藁為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余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盡傷若榮榮在疾恐一旦溘先朝露目為不瞑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

朝廷公議

光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先明正大關係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弘益堂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孺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為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板流傳於世先君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特蒙

朝廷發揚如是實為希聞之遇于以見

聖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明男王公孺百拜叙書于后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鹿菴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閭域語性理則以周邵程朱為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為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駁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而多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填咽手不釋卷枕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為百卷題曰秋澗

先生大全文集度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朝者取而真之黃閣未幾咨發

江浙行省議錢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

省府奉行惟謹矧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之嘉禾幸獲觀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迺命郡博羅君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為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畀禾學刻之卷末云嘗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衛王秉彝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壹伯終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附錄

制辭

授翰林修撰

王暉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績宜司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朕命

封謚

制曰文章與時高下陋乎宋而追乎唐人材隨世汚隆尊其官而美其謚僉謂貫交之信度大茲渙號以揚庭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暉博學修能雄文逸氣五持憲節誅鉏吏弊而翼植民

彞三入詞林敷潤

皇猷而表章

帝典進承華之昭鑑恢

儲聖之良規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績豈徒黼黻之才惟治朝著蔡之是稽繫晚生斗山之所仰式遙歸而請老遽興歎於云亡嗟彼壽耆議斯節惠於戲有斐君子何盛德之可忘無競維人尚裕昆之克紹肝鬯已朕魂魄猶強可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謚文定主者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見老成迺中州之名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觀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爲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略蒙裕宗皇帝嘉納俾諸

皇孫傳觀弘益良多近日又蒙

聖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

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即係

兩朝御覽珍重文集又有元貞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雄深皆出於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闡風教

足爲一代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書
蓋抱經綸之志詢天成迹豈徒黼黻之才惟

先朝著蔡之是稽繫後生斗山之所仰其子太常禮
儀院司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幾百萬家
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院
已嘗爲言未蒙定奪若依祕書少監楊桓六書統
郝奉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江西行省
於學子田子粒錢內刊行昭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
非惟儒風有所激勵實彰

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
到郝文忠公例著述陵川文集一十八冊三國志
三十冊已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

糧多處就便刊行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
澗文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
咨江浙行省於儒學錢糧內就便刊行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行省委
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楷完備咨來去
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此發去
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江浙行中書省

王翰林文集

年 月 日

諸賢慶壽哀挽詩并序

壽七十詩卷序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秋澗王公自
文聲予方弱冠時人有持公詩文至東平者予讀之
以未及識面爲恨中統建元始遂願見未幾被召
至京師時一款接情相好也既而予來養
契闊至元十二年予應奉翰林文字復歲公入爲
待制玉堂多暇日得考古論文知其所未知聞其所
未聞爲樂可勝旣哉予賦分涼薄公尋又舍去出貳
提刑按察雖聲問數相及十五年間僅一再會晤迨
予移疾返鄉里而公膺

爾書之召予亦蒙誤

恩趣還寓舍頗相遠自非公集率不得相過
惘然公長予六年今平頭七十神明不衰事理至精
熟下筆作文不減平昔至其論古今利害援引
有條不紊每賓友期集未嘗後約而至步履輕便不
事杖策行且曳之而鏗然作聲院屬聞之知為公
矣少日多飲酒近歲浸復不喜遇良辰嘉會驩得意
適猶能滿引舉白至數杯不亂子賢孫孝以學問甘
其家晚景泰然順適所欲壽社方隆未有涯也予著
作公孺置酒為具稱觴上慶諸公例作詩稱頌予謂
公孺言七秩之壽未足為君家公賀也申公膺東帛
之招備武公作詩歲警之曰會當副士林之望是席
也殆為贊詠本云元貞二年夏五月東平李謙序

詩

閻承旨

七十人生福壽隆耆英纔入畫圖中
耆英會七 靜吟
秋澗雲泉綠安步花磚曉日紅玉樹芝蘭方秀發詞
源筆力愈清雄鹿庵慎獨傳芳派會見遐齡繼兩公

王瓠山

文衡始字文康公敬齋鹿庵聲望隆共城三王稍後
出秋澗早直蓬萊宮升華屢赴延英召下筆咸推言
語妙邊臣獎諭相臣麻百粵三韓同答詔烏臺初立
公選掄輟之持憲材益伸宗祐不嚴考下罪忠言疊
豐達楓宸繡衣山東又河北民不媮浮吏姦戢累牋
進上青宮圖玉裕淵冲垂典則出處平生唯自足使

節何堪上閩蜀搜窮學海思適贍練多世事機圓熟
天朝養賢恩禮殊中統而後元貞初東門賜金開祖
帷西園束帛隨徵書重來地尊年未老積行彌中外
敷藻鈞深輯略手編研謹而月之仍細考共山不煩
頻勒移耆英今日非公誰九十司徒昔嘗有康強七
十歸豈宜晚生幸際扶搖便前輩風流親接見中州
元氣三數公介壽同饗公堂燕

楊損齋

方平家世有公賢三壽繞行七十年秋澗未容歸舊
隱瀛洲方且會群仙向來政事流遺愛此去文章論
正傳我幸巷南瞻巷北時時訪問得周旋

陳北山

秋澗仙翁年七十五色筆頭百鈞力應龍淵潛忽天
飛白日湧雲轟霹靂瀝瀝雨止風亦霽萬頃淪漪舞
秋碧真書透紙錐畫沙行草入神縮驚蛇胸中政有
不平事搦管一掃無滂涯平生六籍不去手刊落枝
葉收菁華世無公是有公器跳出百家成一家癸巳
之秋皆赴召晚生何堪從諸老長楊館裏共瞻
天承明廬中同視草別公南去五閱春邇來拜公情
更親公雖引年乞謝事看公神觀老益益振當年上壽
客滿座奉觴迭起爲公賀犀軸綺語光陸離紙尾挂
名惜欠我八十行及李東軒九十會到鹿菴年願從
期願數滿千我亦預備長生篇

王鹿泉

蚤歲聲華便軼群學優不輟向來勤
兩宮垂顧逢千載三世讀書萃一門
蘭省柏臺留讜論玉堂金馬煥雄文
平頭七十無多賀會見諸孫子
又孫

故翰林學士秋澗王公哀挽詩序

內翰秋澗公謝事之明年終命於家春秋七十八寔
大德甲辰六月辛丑也儼聞之悼心失圖彌日曩自
幼挹公盛名知衛有三王與吾魯有四傑並嘗求其
所為文諷誦之愛其氣格雄拔不窘近世繩尺每以
不獲摳衣趨隅一問津焉為疇昔恨既而公提憲山
東按部過鄆始遂一拜履絢輒辱折行輩以待聽其
論說古今文字淵淵浩浩有源有委如法家議獄絲

髮不少貸一歸公是而止使人胸中之滓都盡嚮來
瓣香於是為贈爾後參商相望瞻拜弗獲徒有江空
歲年晚之歎壬辰同被

召詣公車入見

世祖皇帝于上林苑癸巳又同拜

北扉之命甲午抑又同在史局纂修

世祖皇帝實錄幸哉日得聆聲欵備准諾惠教弘多
尋儼移病歸及再入奉常公已登七秩矣乃出諸名
勝賀章見示且命追補前作為賦七言長句公過為
激賞辛丑拜章引年甚力朝議以公

三朝耆宿特

命進秩二品且授子公孺鄉郡府推以便養仍官孫

奇祕書郎以寵其歸

恩至渥也此哀問至京師縉紳之流皆失聲相謂曰
玉堂東觀寧復有此翁邪往往見諸哀誄是則哀生
文邪文生哀邪詞之有七哀八哀豈容已邪一日公
孺走書需予引篇首儼以公宏才碩學揚歷清華殆
四十年其事業顯顯著人耳目之表庸何俟贅言哉
惟公嗜古力學凡所未見書訪求百至必手為謄寫
老大尤篤視盛孝章為無讓平生詩文幾四千篇雜
志總八十卷方易簣始停筆其勤可謂至矣其振耀
來世宜矣嗚呼儼從大人先生游能幾時乙未紫山
胡公卒丙申苦齋雷公卒祇惟公一個焉今又卒嗟
後生小子於何考德問業焉少陵所謂長嘯宇宙間

高才日凌替豈不重可哀邪迺擬楚騷之亂以抒余
哀其詞曰

太行壁天兮橫亘坤維篤生偉人兮企其齊而鞭赤龍
兮駕白霓凌倒景兮滅沒其可追疏決雲漢兮黼黻
明時渾渾灑灑兮孰闕端倪雄喙一鳴兮啗萬姓溢
塵埃野馬之一瞬兮浩江河之獨馳嗟形蛇而神往
兮逝者如斯與造物者為徒兮萬萬古猶一其大冠
如箕兮珮玉陸離耿音容之在目兮眇一去而不復
來叶顧四方上下安所止兮雖巫陽九招竟奚為諒
冥冥或昭昭兮知邪弗知哀鐸有詞兮尚以聲吾悲

陳儼歛衽端拜

學與天淵博名隨事業新文章早無敵字畫晚逾神

眞躅追前哲遺芳澤後人獨憐秋澗月猶照玉堂春
劉敏中斂衽書

司馬凌雲氣逼真廣川精學道爲隣文章館閣三朝
舊富貴兒孫八十春醴酒常存沾講舌
內帑特賜表詞臣歸來勘破浮生夢白玉樓成筆愈
神

劉孫頓首上

文章字畫世爭傳四海飛聲自早年冠豸一方驄馬
使腰犀二品玉堂仙承家素學兒孫貴謝事清朝壽
福全零落山丘懷謝傳西州門道獨潛然

王德淵載拜

儒林且有傳汗竹藹餘青筆陳如飛電詞源若建瓴
方登群王府遽憶湧金亭欲扣平生學撞鍾愧寸莛

疇昔聞淇上三王藉有聲共推天下士獨擅斗南名
吾道光昭代斯文屬老成玉堂佳話在一讀一傷情
中統文明治都司政事堂寵分鰲禁燭名重栢臺霜
空谷藏遺藁餘哀寄挽章鳳毛今有子染翰侍

劉廣辨香書上

君王

嗟哉秋澗公立志恒矯矯文章尤苦心傑出千仞表
公之筮仕初庶務猶草草每以正自期臨事無大小
閩中憲節回淇上風煙好徵書下九天鑿坡須故老
一旦幡然歸群情惜其早餘慶及後裔心事粗能了
生平英靈氣因風入冥杳明月太行顛詩名同皎皎

王約頓首

德業中朝望文章蓋代名誨人循善誘接物極推誠

春露傳家記涸溪別墅銘歿寧無少恨三世荷

恩榮

表弟韓從益再拜

縱橫筆陣知無敵如將升壇拜韓白先登廟壘特勇
夫投石翹關之風格黃金端可鑄鴟夷坐困強吳霸
全越文場自有萬人英豈尚虛浮棄真實唐虞繼代
重詞科往往篇章見家集世衰鼠尾競喧啾天下幾
人能事畢王公才敵異徹侯悄焉夜壑藏虛舟倏焉
有力負之去不讓橫槊劉并州勢如偃屋建瓴水熟
如平地馳輕輶味如調羹夏鼎鬻温如器琢崑山璆
平生無意修邊幅丈室凝塵勝華屋詩腸耿耿少陵
心經筭便便孝先腹豸冠繡斧滌源清視草判花隨
意足南歸鄉里未揮金寂寞荒阡竟埋玉獨存秋澗

大全文來者相傳誦芬馥

至大改元春三月望

日洛客暢師文再拜

束髮耽經晚益勤平生精力盡斯文

先朝十老今餘幾當代三王獨數君李賀屢煩韓愈
駕羊曇空阻謝安墳玉堂寥索人何在落日淇川滿
白雲

濟南張養浩拜手

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慶壬子歲

朝廷推恩舊學贈先考中奉府君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先妣推氏追封太原郡夫人眷恤隆渥上及二代明年春正月丙午焚黃祭告寵賁松楸越王氏有煇是用追述先公立身行道致茲顯揚者敢昭告于神道先公諱暉字仲謀世家于衛曾祖諱經隱居讀書鄉黨化其德謚文元先生曾祖妣呂氏臨清大家祖父諱宇亡金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於文法官敦武校尉用公貴贈集賢侍

讀學士太中大夫追封太原郡侯謚敏懿祖妣孟氏
韓氏並追封太原郡夫人顯考諱天澤資剛明決科
律學魁多士亡金忠顯校尉戶部主事中年折節讀
書務教子起宗所交皆海內名士易名文通先生用
公貴贈正奉大夫大司農卿追封太原郡公謚莊靖
顯妣靳氏追封太原郡夫人先公幼有至性勤學好
問若飢渴然弱冠受教於鹿菴王公詩文字畫已有
聲紫陽遺山一見爲指授所業期以國士揚西菴曹
南湖高吏部徒單顯軒愛其材器折行輩與交極口
爲延譽中統建元左丞姚公宣慰東平辟充詳議官
尋被中書召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
編修官制詞有行已無玷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才

足鋪張於偉績之旨士論榮耀焉一時詔制辭命皆
出其手共稱敏瞻旣而兼中書省左司都事建言曰
廟堂出治之源今機務草創當究其本末先後酌而
行之允焉遇事詳處得宜同列許其明達至元五年
肇立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獻書曰憲臺執法糾正
邪枉今無法可守取人無路宜講法制以立紀綱設
科舉以取人材體用旣明朝廷不勞而肅矣憲察爲
首前後申明典制彈劾姦邪凡一百五十餘章竊直
敢言不畏強禦於政體多所裨益如劾劉都水怙勢
作姦陷公儲四十萬石權貴爲側目九年陞授承直
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晉大府也先是吏風盛民囂
於訟公用誠敬待官長威嚴肅吏屬作勸諭文二一

則勉飭州縣革弊勤政一則導告百姓務本畏法致
吏民感化奉約束惟謹歷二考如一日絳兵卒陳姓
者殺同產兄杜獄因鬻緩逮繫者三百餘人延滯至
五年之久遠近為憤惋省檄鞠問廉得實跡一問即
服時晉絳久旱是夕大雨霑足咸謂伸理冤抑所致
各路設辦課官例分門下平陽所轄院務幾百按籍
點差終任不易藩府採姑射山文石籍夫匠力闢山
蹊為坦途者六十里西山伏利由之而出土八刻石
紀其事大起府學敦勉師生傳授暇率吏屬聽講風
俗為一丕變又復回車嶺孔子廟首陽山二賢祠修
建廡傳遊鋪以間計者千數增戶餘三千
敕使過晉者以政績

上聞至蒙奉公勤政之諭十三年奉

命同陳鄭齋考試河南五路儒士語於陳曰吾道如
綫不宜用平時取法凡就試者皆以通文學第之十
四年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鹿菴大學方執文衡屢
稱其文章精妙明年秋選授朝列大夫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副使改除燕南秩競移山東東西道先公
之任風憲嘗諗僚屬監司職在繩愆糾繆肅清政務
惟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憲府非有錢穀詞訟之繁
特明大體布公道事當熟議極乎中正方可服衆惟
克己自勵故按治州郡褰帷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
部內府尹恃占名鷹房恣為不法公納賄賂莫敢誰
何即按劾罪狀以聞蒙杖而黜焉憲臺徧諭諸道遠

遂爲肅然冀州監從人因造作搢衆利甚夥與監逸
去事白曰行司巡歷動經歲時俟獲而治則姦人得
計矣質其田宅償其民南宮弭筆者號其虐囚告許
曾蒙賞賚沮嚇官府肆凶侷利或言其擅殺耕牛歷
數奸惡痛杖之而死萬口稱快又辨釋德平民劉氏
疑獄一十八年除行臺治書侍御史不赴進承華事
略於

東宮廣孝立愛端本類二十篇採古儲貳善事前有
圖後斷以已意蒙

裕皇徧覽稱善賜酒有極用心纂述之論令諸

皇孫傳觀宮寮稱其弘益良多

聖上命近臣繪寫以賜

東宮二十二年奏充中書省左司郎中屢越不應時
小臣盧以理財用事或問其故曰力小任重剥喪利
已未見能久者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先而有
守廿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既
閩僻在海隅歸附後官貪民殘奄爲盜區黜尤貪惡
者數十人乃上章彈劾行省官非其人宜選文武備
具有籌策大臣矯正枉濫肅清邊陲則民心服而寇
盜息巨賊鍾明亮嘯聚洪閩郊東繫則西逸西逐則
東奔彼此玩寇師老無功乃請立主帥專號令

朝廷允焉賊果潰滅廿七年以疾得告北歸廿八年
朝廷以耆宿來徵明年二月謁見

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宮蒙慰諭久之繼上萬言書條

陳衍政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二曰定制以抑奢
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四曰慎名爵以攬威權五
曰重廉司以勵庶官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七曰設
科舉以收人材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九曰恤兵民
以固邦本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十一曰開屯田以
息遠餉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十三曰感和氣以
銷水旱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十五曰減行院以
一調遣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

上嘉納焉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與議政事九預

庭議知無不言

成宗嗣位獻守成事鑑曰敬天法祖愛民恤民十
五篇逐事直說本諸經旨侍臣謂純正親切有魏文

貞司馬端明之風元貞政元加通議知制誥同修國
史纂修

世祖實錄作表進呈及封謚除拜大典冊皆經定撰
大德元年進中奉明年戊戌春以

三朝舊臣賜楮幣萬緡其年七十請老不許五年再
上章懇請除公孺自祕著司刑鄉郡以便侍養仍官
孫晉祕書郎榮其歸方優游鄉里樂遂安閑不幸於
大德甲辰歲六月辛丑以疾薨於私第正寢之春露
堂享年七十有八越九月己酉葬河西里之先塋夫
人推氏祔焉送葬餘萬人及四方來弔祭者哭皆失
聲曰五百年那復生此公耶先妣共城人尚醫推公
季女資統順事舅姑睦嫻親以孝敬聞先公所得俸

給均之家人惟恐失所若稍越規矩即治之如法故
皆悅服而不敢犯女侍生二子善加撫育無異已出
內助力爲多先十八年卒生子公孺奉議大夫知穎
州事孫三筇朝列大夫中書刑部郎官次詵詵侃侃
尚幼女孫二長適昭文館大學士耶律伯強子著作
郎楷次適甯氏子重孫五男漢璋德璋潤璋女二皆
幼度子二公儀廢授承務郎同知磁州事公說衛輝
路儒學學正生子瑣住

先公資明敏正大材器英邁操行純古博學有經濟
器業與人文樂易直諒不能詭隨與時俯仰常曰士
當行其所學明義達道一以至誠將之窮達得失有
不在已者當官持重有體守正奉公表表欲見於世

故所至有聲遇不平事及惡之可疾者憤然必窮治
迺已宮清要四十年自奉如寒士平生篤於禮義視
勢利蔑如藩國世子且貴顯於朝招翰林諸公讌集
私覲禮衆議未一曰禮上國卿當下國君遂平揖而
已省掾趙和之病疽迎鑿救視沒爲殯歛以行橐付
其家友人周曲山能官至廉卒無以葬營治至成禮
南官劉文卿善數學客死于衛旣周其喪妻少囊珎
具甚富求一室相依以禮謝去其廉正類此少與西
溪春山友善時目曰淇上三王別號秋澗晚節名德
俱重爲世尊仰不稱姓字但曰秋澗公作爲文章不
蹈襲前人要自肺腑中流出平居談話無異於人及
操觚染翰經旨之義理史傳之鋪陳子集之英華古

今體制間見疊出雄深雅健辭古而意不晦以自得
有用為主宜乎縮持文柄獨步一時字畫適婉以魯
公為正所書卷帖為世珍玩樂教掖後進明義理工
文章必盡所得又善因材致篤故藉之多顯達者自
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易篋方停筆平昔著相鑑五
十卷汲郡志十五卷其承華事略守成事鑑中堂事
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賦頌詔誥表啓書疏詩文碑
誌銘贊樂府號秋澗大全文集者一百卷延祐六年
蒙

朝廷公議為之刊播焉富哉言乎其勤篤至矣其振
耀後世宜矣至於論列時務利害互明得失兼著忠
愛情切聞一事可行一士可用必為建白雖未盡行

後竟如所言較其蘊奧見諸行事者纔十之二三故
贈謚制詞有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蹟
豈特黼黻之材惟治朝著蔡之是稽際晚生山斗之
所仰蓋公論云敢用是為銘辭曰

士惟有立

德功與言

能一於此

不朽者存

顯允先公

睠茲克勤

策勲學海

力振斯文

擴我浩氣

塞乎乾坤

手抉雲漢

大放辭源

鴻文大冊

帝載昭宣

人所共知

方駕昔賢

紹韓歐之宗派

得文章之正傳

臣時裨政

人有未知

志存經濟

惟日孜孜

拜章奏記

罔或少遺

有物禁訶

百纒幾施

時耶命耶

而止於斯

載瞻遺藁

為世著龜

山斗聞望

後學仰規

內相美謚

恤典恩推

見諸行事

功止一時

著書傳後

千古是希

孰得孰安

必能辨之

又何俟曠世相感

則吾道為庶幾

用是昭告

神寧無疑

夫行峻極

清泉漣漪

淵峙無窮

永照豐碑

嗣子公孺撰



西



